

# 從傀儡戲說起

傀儡戲者，也有人叫木偶戲。這種戲的角色原是一塊塊木頭，它們所以能榮登戲台，絕非它們自己的能力。這些木頭由人分別畫上各種面譜，也由人分別為它們穿上各種服裝，最後還得由人在幕後拉綫，這樣它們才能有所行動，否則，就寸步難移；甚至它們的“唱白”，都是後台操縱者發出來的。

木偶全靠幕後人拉綫才能做成戲，政治舞台上的一些政客也何嘗不是如此？他們沒有人民群衆做後盾，要想登上大總理、首相或部長之類的“寶座”，以及大權在握之後如何對付要造反的百姓，都非得有些有錢有勢的後台老板撐腰不可。這些後台老板不便粉墨登場——其實也無須這樣做，反正有政客登場即可，他們只要躲在幕後操縱就行了，要是這批政客演的不精彩，不受歡迎，他們就馬上換另一批上台，改演個节目，看看能不能恢復人民的信心，這顯然比他們親自登台好得多。

傀儡戲雖是由木偶登場，但要是演得逼真了，看客往往誤以為這些動作與唱白都出自木偶自身呢，要能演到這樣，操縱者的技巧可謂爐火純青、登峯造極了。但倘若操縱者技巧不高明，演來木偶的動作與幕後唱白者搭得不巧，處處显露破綻，或因木偶不靈巧，身上出了毛病，不能操縱自如，而逼得幕後操縱者伸手到舞台來提着木偶的手腳做動作，這樣，人人都清楚地看出一切都是幕後操縱者在拉綫，那就沒有興味看下去了。傀儡戲的道理如此，政壇上的政客又何嘗不是如此？政客們的從政之道，就在乎不讓人看出自己是個受人操縱的傀儡，藉此欺騙人民。

然而，政客畢竟是人，有血有肉，有個腦袋會想東想西，而且從政是為了個人的名利地位和榮華富貴的生活。也由於政客會動腦筋，往往害了自己。第一，政客往往自作聰明，自行其是，其原意也許是想主動積極為後台老板盡忠，但畢竟人心難測，政客所為，不免有不合後台老板之意的地方，惹起了後台老板的肝火，小則丟官下野，成爲喪家之狗，流落十字街頭，大則連老命也因此斬送。像南越的吳廷炎就是這般下場。第二，凡政客無不爭權奪利者，個個都爭做政治舞台上的主角（如首相、總理之類），個個都不願屈當配角。當後台老

板叫他當配角時，就滿腹牢騷，大有“懷才不遇”，“生不逢辰”之概。因而就不願與當主角的政客好好地搭擋，甚至還暗中破壞對手的“好戲”，一方面當然盡量搶風頭。這樣一來，一定演得差極，後台老板也會為此激怒，把那當配角的拉下台來，不讓他出風頭。像這種落荒（或行將落荒）政客，自然是不值得同情，因為他們不過是個傀儡！

如果大家對政客的傀儡戲感到興趣的話，馬來西亞政治舞台上，目前不是正在上演着十分精彩的一齣嗎？

觀火

（接第四版）

## 「我的妹妹」

還是不會作這麼決定的。這也許就是她所一直苦惱着的事。

[我擔憂的是媽媽，她會因女兒的匆忙出走而不知所措，雖然這不是永別。還有，爸爸，他生着病！] 妹妹慢吞吞地說：[到底是第一次離開家呵！]

妹妹走出房門後，我仍舊攤開書本，強制自己看下去。可是，那眼光一留沒有在一張書頁上離開過。只覺得，在方方的鉛字里，綻開出妹妹的面龐來。

我的妹妹，是個平凡的女孩子

• 她把音樂看成是她的第二生命。每當夜深人靜的時候，那支精巧的梵阿林琴弦上，便透過靈巧的手指縫，漏出悠揚的旋律來。有時，馬思聰的〔思鄉曲〕就像金色的陽光滾過綠波，照亮大地！有時，〔再見吧，親愛的媽媽〕的回響在靜空里迴蕩。有時，幽幽的琴聲會戛然而止。這是我看到妹妹帶着淚，把臉伏在那支心愛的琴弦上。

[不要笑，哭並不表示軟弱！]

妹妹看到我帶着微微的笑意，認真地，充滿稚氣地微懼道：[要是有一天你真的離開媽媽，離開親人，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，你敢保證，你就不流淚？——或者暗暗地流？]

那一天，窗外黑漆一片。我在房子里把一張張的詩稿送給火神。通紅的火焰，驟然使房壁的白牆上跳着無數的鬼影。妹妹在昏暗中，側着身閃進門來。

[哥哥，明天就走了？]

我沒有回答她。我知道她並不須要立刻得到這問題的答案。

我看到妹妹手中捧了一大堆燙好的衣服，逕自往我的皮箱塞進。

[妹妹！] 我禁不住輕聲喚着她。大堆的話，剛衝到喉頭却又梗住了。

妹妹用那探詢的眼光注視着我。

[希望你，到了外地，自己照顧自己。] 妹妹看一直沒有開口，使用類似大姐的口氣說，[也希望，你能學得更多東西，做個真正的人民作家。你知道，多少隻眼睛，在注視着你，在期待着你啊！]

[提提些意見吧！對我。] 我彷彿是一個做了錯事的孩子，在父母面前等待他們的判決。

（待續）

## 誓歌

•思蘭•

$\frac{2}{4}$  A = 1  
進行曲似・有力

挺起我們的胸膛，快把悲憤化成了力量！別為殘暴的壓迫而喪膽，別為森黑的牢房而驚慌！狼們的兇狠，敵不住人民的力量！千萬同胞心一條，不當豺狼的炮灰。把我們兄弟殺，我們起誓要趕走那豺狼。為了祖國的明天獻出力量！